

工人的故事



★ 北方出版社 出版 ★

857.8
312-09

工
人
的
故
事



3 0538 7725 8

NEW & USED BOOKS, MAPS, AND RECORDS, 1000 N. 10TH ST., SUITE 100, DENVER, CO 80202, USA

1 9 4 9 .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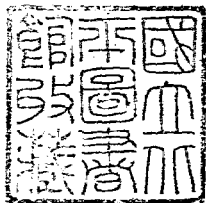
目次

三 中共中央委員會致解放區工代大會祝詞	(一)
二 兩個地區·兩種情況	(三)
三 安陽蔣營紗廠女工們的血淚話	(六)
四 血腥的回憶	(一〇)
五 兩個社會兩種遭遇	(一二)
六 英勇鬥爭中的上海工人	(一九)
七 你說我向誰	(二六)
八 蔣佔區工人的好榜樣	(二七)
九 工人族職趙占魁	(二九)
十 勞動旗手甄榮典	(三一)
十一 記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	(三六)
十二 模範女工楊金英(詩)	(三九)

十三	搶修隧道通風口的英雄們·····	(四〇)
十四	記電氣工人申鳳靈·····	(四二)
十五	大連鐵路工廠的工友們·····	(四四)
十六	醒眼的金字·····	(四八)
十七	工人階級和中共偉大建設精神的一個證明·····	(五〇)

中共中央委員會

致解放區工代大會祝詞



中國解放區工人代表大會主席團轉各解放區工人代表及由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城市遠道前來的工人代表們：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以最大的興奮聞悉你們的大會將於八月一日在哈爾濱開幕的消息。自從一九二九年在上海秘密環境下舉行的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以來，你們現在所舉行的大會是十九年來的第一次。此次大會的舉行，表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我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已經接近最後勝利，表示全國性的新的大革命時期，又已到來，表示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全國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經最後宣告破產，全國工人運動重新在革命的旗幟下統一起來。因此，全國的工人和職員代表，乃得重新團聚一堂，在業已解放了的自己的城市中，討論工人階級命運所繫的重大問題。

同志們！當此人民解放軍在進攻中節節勝利，新的大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國範圍內發展，美國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統治業已接近最後崩潰的時候，全國工人階級的最大任務，就是首先團結自己，並以自己的英勇奮鬥與自我犧牲精神去團結農民，獨

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份子，自由資產階級與一切愛國份子，幫助人民解放軍，堅決澈底乾淨全部地殲滅國民黨的反動軍隊，推翻美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萬惡統治，建立獨立自由強健和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這個共同的目的，解放區工人和職員的任務，是在毛澤東同志著名的經濟方針，即「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之下，振興工業，鞏固解放區，支援前線。國民黨統治區工人和職員的任務，是團結全體職工和全體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作鬥爭，對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攻作必要的和可能的配合，並在城市被解放以後幫助民主政府有秩序地接管城市。爲了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迅速加強工會的工作，團結和教育工人職員羣衆，使他們成爲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領導力量。我們相信，在歷史上有「二七」罷工、「五卅」罷工、省港罷工、上海三次起義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普遍全國的罷工鬥爭和廣州起義等光榮傳統的、曾經產生過像林祥謙、施洋、劉華、趙世炎、汪壽華、蘇兆徵、王荷波、郭亮、鄧中夏、項英、許白昊、張太雷、羅登賢、楊殷、林育英、鄧發等英雄人物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今天的代表大會，必能勝利地完成這些光榮的任務。敬祝大會的成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兩個地區·兩種情況

——紀念「五一」勞動節而作
朱學範

解放區：工人做主人

革命高潮到來了！

解放區的工農徹底翻身了！我們在解放區的工人階級來紀念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有其重大意義的！

解放區的工人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所有的工人都獲得了民主自由，優秀的工人且直接參加了各級政權。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徹底取消了，封建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也基本上取消了。無論在社會上和企業上，工人的地位都大大提高。

在我參觀過的哈市各公私企業中，工人群眾擁戴出自己的人執掌技術與行政的各部門，哈爾濱鐵路工廠中有三個工人當了科長，十七個工人

當了分廠廠長，總廠的兩位副廠長也是工人。

工人們住在從前日本高級職員住的洋房裡。哈市工人且創造了由工人群眾民主評定工資的辦法。

在最近東北政委會公佈的「統一公營企業及機關學校戰時工薪標準」中，對於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和智力勞動的大學教授都規定了同樣合理的待遇。

中共哈市市委向哈市工代大會提出的「戰時暫行勞動法草案」中更明確的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企業主須承認工會為工人的團體；」「工會有與企業主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對於工人工作時間、假期、女工青工的保護、僱用工人、解僱工人及工人與企業主之間的爭議之處理辦法，社會保險、工廠安全、衛生檢查等都有了規定，都有了保障。這種權利不但是顧到了現在，也顧到了將來。」

在解放區裡，工人階級與農民，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都成了國家社會的主人翁。工

人階級特別受到人民的尊重，工人階級在毛主席指示的「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下，成為創造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力軍。

蔣管區：工人爭生存

但是，看看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是怎麼樣呢？

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他們與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下生活，被當作牛馬一樣看待與使用，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他們是奴隸，在私人企業中，他們與資本家一起受經濟恐慌的襲擊，而他們還得受資本家的剝削與侮辱。政治上當然得不到民主與自由，所有的所謂「工會」，都是由國民黨的黨棍子或受黨棍子收買的工棍子所包辦，利用的；主持「工會」的人大部份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偶然有一二

種工會控制在工人手裡，但不是遭到解散，便是「奉命整理」，而仍然變成特務地盤。因此，「工會」不是工人的，談不到為工人謀福利，而成了打擊工人運動，剝奪工人福利的工具。

工資是永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海的米價已漲到四百五十萬元一石，比戰前漲了四十三萬倍，而工資才漲十萬倍左右。

因此，所有的工人都在饑餓線上掙扎！但卻不允許為生活的保障而呼籲，倘使有人為工人的福利而活動的話，所遭遇到的是失蹤，通緝，逮捕與槍殺。四六年二月，重慶大渡口鍊鋼廠工人因要求工作，代表被捕；全廠工人要求釋放代表，駐廠匪軍就用「機槍點名」，當場殺死工人四名，受傷十八人；四七年二月，上海三區百貨業職工會因為提倡國貨抵制美貨，正在開宣傳會時，突來特務數百名襲擊會場，工會負責人永安公司職員梁仁達君當場被擊斃。這是我親見親聞的事情。在今年二月六日的東北日報上刊載着上海申新紗廠因爭取合理的生活待遇及年賞罷工

四日，被大批特務憲兵警察用美式機槍向徒手男女工人屠殺。這一類屠殺工人的慘案在蔣管區是層出不窮的，那裡還談到權利與福利呢？

而更悲慘的是蔣管區還有大批的工人失業。在美貨傾銷，官僚資本縱橫的情況下，工廠紛紛倒閉，很多工人淪為乞丐，朝不保夕或者挺而走險！

但蔣管區的工人階級沒有屈服，沒有絲毫軟弱，他們始終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下英勇地戰鬥着，他們鬥爭的目標，遠遠超過經濟的範圍，他們提出了反對內戰，反對美帝，反對四大家族和實行民主，和平，自由等政治口號。四六年六月十二日，上海有十一萬工人爲了這一目標舉行示威遊行，四七年四五月間，單是上海就有十五萬工人罷工遊行示威，四七年一年內，參加鬥爭的工人在二百二十萬以上，地區包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杭州、青島、廣州等大都市，參加鬥爭的產業部門有水電、郵務、交通、鐵路、機器、紡織、化學、捲烟等五十餘業。

他們這種廣泛的英勇鬥爭，其目標與步調是與解放區的工人階級與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相一致的，那就是要推翻蔣家匪幫的獨裁統治及支持這一反動統治的美國帝國主義，以爭取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階級被壓迫人民的民主解放。

在紀念「五、一」的今天，不由我想起在對日抗戰期間，有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代表廖似光，劉群仙等參加的中國勞動協會所議決的工人階級在那個時期的政策是：

「敵後破壞生產，大後方增加生產！」

今天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正應該大力發展和提高生產，支援愛國戰爭，以爭取勝利的早日到來。

X

X

X

X

X

X

安陽蔣營紗廠

女工們的血淚話

△曾克▽

打開廣裕紗廠，解救我們受苦難的工人！
保護機器，增加我們解放區人民的財富！

我們的某部隊，在這鮮明口號的鼓舞下，經過浴血的戰鬥，終於把安陽城北這個吸血痛解放了。工人們一看見八路軍衝進來，就從地洞裡，鍋爐房中，和各種機器底下爬出來。他們被蔣軍從宿舍裡趕出來，窩藏在這些地方，足足的有半個月了。現在，他們以着小的，扶着老的，胳膊裡夾着破布爛絮，滿臉油污，一羣羣流民似的，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女工們帶着驚奇的神色把我圍起來，瞪着疲倦無神的眼瞼，聽我向她們講解八路軍解救工人的簡單道理。孩子們飢餓的哭鬧攪擾着，但是她們仍聚精會神地聽，有的把乾癟的沒有奶汁的奶頭，塞住孩子的嘴。當我誠懇的慰問她們的時候，她們感激得哭了。一個頭髮全白的老女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像是要跪下來的樣子，我立刻把她攙扶着，她痠孿的抽搐着那沒有牙齒扁嘴巴，抖顫的說：

「人一進了工廠，就是鑽了活地獄，跟外面世界一刀兩斷了。我當了三十六年的細紗工人，一輩子在工廠裡，沒有一個人來問過一聲飢寒飽暖，不如人家廠裡大人先生們桌子底下臥的一條狗。想不到，七十歲啦，遇到你這當官的來看看！」

中年女工張××指着老女工對我說：

「同志，她進工廠的時候，還是個年輕輕的小媳婦，幾十年沒天沒日，沒日沒夜的日子，看看把人擠成個啥樣啦！」

「要不是這些天，你們把廠子圍的緊緊的，顧不上，他們早把我老婆子推出去了。」老女工放聲哭起來。她更緊的抓住我說：「廠裡嫌我老了，不中用了，不叫我再上工，叫我搬出廠去。你們想，我一個無親無靠的人，連個閨女都沒有，我上那去呢？」

「俺們幾輩子幾輩子幹工人的多得很，可是，臨老臨死還是個白手空空。沒人管沒人問，連個薄皮棺材混不上的多得很哪！」另一個老女工接上來說。

一張張菜色的臉孔，露着個深陷的大眼睛，都被激動起來了。她們越談越靠近我，親熱的擠上來拉我的手。我幫助一個帶三個孩孩的李××，抱起一個孩子，一同到她們的住區去了。

一間間低矮窄狹，煤灰洞一般的宿舍，滿地都堆着被搗毀的門窗和砸碎的鍋碗，簡直找不出一個下腳的地方。我們就在這破爛堆上坐下來。看着這一片慘景，我問她們：「廠裡的人呢？」

「廠裡人？先生師爺們早就坐飛機跟中央軍當官的跑了，底下的小職員，能賣的也都竄到城裡去了。還管俺們這些窮工人！」

張××說：

「不在他們跑不跑，紗廠裡沒斷住過隊伍，日本鬼子走了，就換上老蔣的軍隊。不是廠裡的先生師爺下命令叫咱給人家騰房子？不是他們把愛梅她們幾個小閨女叫去，叫老日子跟遭殃軍當官的隨意糟蹋？當兵的那就不用提啦，碰着誰誰倒霉。」

一個蓬鬆着像亂草一樣長頭髮的女工，觸起了她十五歲時被姦污的創痛，她抱着頭哭了，大家對

慫恿着說：

「傻孩子，哭頂什麼用？只要賣到人家廠裡，像你們這大年紀，有幾個他們能叫你清清白白的過去呀？」

「怎麼你們是賣進工廠裡來的？」我不懂的問。

「在工廠裡一上了名，就再也不自出了。一年到頭，兩頭不見太陽的在工房裡，吃飯都是坐在機子旁邊吃的。胸口上給你綴上這地布（工人證）就算釘子釘到這啦，親生的閨女、兒子來看，也只能在門房裡說幾句話，掉幾滴眼淚，這跟賣出去還有啥兩樣？」

老女工王李氏說：

「我整天不就說，俺工人就是要飯花子，就差個不在人家門上哭哭喊喊的。一個月，頂高的手藝，才能吃上人家幾十斤麥子，養活不住兩口子，受的氣可比要飯花子還多！」

談到這裡，有兩個女工扶着一個剛生產不幾天的女工回來。我問到她們廠裡對孕婦及產婦有沒有什麼規定的休息和待遇？她們因為從沒聽到過有這麼回事，還是訴苦般的對我說：

「人家的規矩就是這樣：你一天不能上工，就扣你一天工錢，管你是什麼有病生娃娃，不上工的天數多啦，就要把你辭退。」

我趁機會給她們介紹解放區的工人政策，如何優待懷孕的女工，生產期間如何給予適當的休息並照發工資；她們像聽神話一樣的出神了。王高化聽了我說的保護童工的制度，摸着她十二歲的閨女桂子的頭說：

「孩，你頭疼的從機子摔下來，人家監工的都不叫你出來歇一下透口氣。聽聽這個同志說的，咱這，要也成了這樣可就好啦！」

抱在我懷裡的孩子哭起來了，他已經兩週歲多，哭聲却異常的微弱。他的特別顯得細長的喉管裡，像響着風箱一般，呼嚕呼嚕的直喘氣。周圍很多小孩子都是這樣。母親們對我講，她們去上工，不論日夜，常常是把孩子揹在背上，熬過十二小時的漫長時間。長期的機房生活，飛滿着棉花纖維的污穢空氣，不僅侵蝕了母親的肺管，也同樣侵蝕了孩子們。

她們你一句我一句又對我倒了很多辛酸。由於她們親身所受的剝削，很容易激起她們階級的仇恨。張××說：

「看看俺們大大小小那一個有一分血色，那一個像個人？」

我給他們解釋：工人的血都吸到蔣介石和他手下的工廠老闆們身上去了，八路軍就是要打垮蔣老闆，解救工人們的。

「怪不得有人說，八路軍的大炮擲（人）到那，那裡的世界就要大變。」老女工王李氏流着眼淚說。

我興奮的站起來，向大家號召：

「八路軍會很好的幫助你們組織起來，你們要積極的上名，參加工會，向吸乾我們血汗的敵人報仇！」

她們第一次覺得生命有了保障，生活有了出路。眼裡閃出希望的光輝。

血腥的回憶

徐放輯



民主政府到那裡，那裡就有自由的歡笑，濟南的工人們已渡過了被壓迫的往日，他們會像奴隸似的被統治着，在蔣匪暴力威脅下，過着泥河似的生活。今天，他們已是主人了，工人們正將自己的力量獻給新生的濟南，來建設這人民的城市。

這幾個被迫害的片斷實錄，將激起更多沉痛的回憶。血的事實教育了工人，祇有打垮蔣介石才能有民主和自由。

國民黨在這裏

工人那裡來自由

在國民黨的魔掌下工人是沒有自由的，津浦

大廠木工班工人劉有名談起就氣惱，他說：「國民黨在這裡，逼咱參加工會，不參加就說你有什么活動，思想不良，勾通八路，就無法生活。」工人賈書臻更憤怒地說：「加入工會就拿會費，一人一元七毛金元券，咱們一千六百人要多少錢啊，不拿就要開除會籍，砸掉你飯碗，打發你回家。這些傢伙拿了錢去就買煙、茶，專門招待那些頭目，會長逛窑子化的錢也要在會費裡抽，一些堅決不參加的，就在工錢裡扣下『自由樂捐』。他們說：『媽的什麼工會，真是專制獨裁，選舉時自己寫好一張單子，硬要你選，像最能的工人陳大眼也被選上了。』」

國民黨真是逼人的生命，一個月的工資要發五六次；像七月份還欠俺十七塊銀元（僞銀券），問他們去要，和他爭得臉紅脖子粗，還說銀行裡沒有送來，實在，那些頭目早把錢去作生意了，物價天天上漲，咱三袋麵粉的工錢半袋都買不到啊！

把工人們像畜牲

一樣趕出去了

解放軍剛進攻濟南的時候，二十多個蔣匪逃竄到商埠，闖進了經三緯三路津浦鐵路局工人家屬的宿舍。

天未明，五百多個工人和他們父母妻兒，像趕畜牲似的被壓到樓下的一個空屋子裡去，門外放上崗哨。

「誰出來，就用這個搥死他！」蔣匪把槍托對着屋子裡的人。

「噔！」門關上了。

工人劉棟臣大娘講起那天的事，她說：真是受罪，咱又沒有罪，連大小便也不讓出去，那個味啊，真是嘔人了，鄰子大媽，都在低聲的哭，小孩餓得沒法就大叫大哭，有的在咒罵，有的孩子餓慌了，他娘苦口哀求：

「讓我拿點乾粉粉給孩子吃吧！」

「媽的X，什麼吃東西！」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解放軍進了商埠，這裡受罪的工人，才放了出來。

劉棟臣的老婆攪着煙攤，女兒賣油條所得的一點積餘，二袋麵粉，也被搶去了。衣褲被子什麼都沒有了，劉大娘對着剩下的破爛東西和一條破席在發楞。

劉棟臣家隔壁一排屋子都在嚷着：「怎麼辦啊！咱們靠着飽肚子的四十多袋麵粉都沒有啦！」

事後，在二十五號工人宿舍裡的地壕裡，發現橫倒在地四個屍體，和一個活着的小孩，在血肉模糊裡認出是副站長于桂福的這一家五口，給蔣匪的機槍掃死了，只剩下這個五歲的孤兒。邵福鈞的爺娘也全死了，其他像戴華家都被殺傷了。

X X X

砲火停後的一個早晨，郝保琛、劉萬春等幾個從鐵路醫院第八號病房裡抬着一個燒枯的屍體走向南門去，他們默默的流着眼淚，埋葬了多

年的伙伴——高振文。

高振文是津浦大場鑄工場多年的模型技工，因爲用腦過度生了大腦炎，才送到鐵路醫院去的。

在十九日下午，蔣匪逃竄城裡去時，衝進了醫院強迫病員出去。

吆喝和槍口的威脅，使這個奄奄一息的高振文失去了知覺，祇有他的老婆——將臨分娩的女人，不管匪徒的鞭打，死守着不能講話的丈夫。

兩個社會兩種遭遇

郭遠

——紗廠機匠張貴昌的經歷

張貴昌最近加入了共產黨，並且在紗廠第二屆職工代表大會上被選爲主任委員。

他是一個機匠，在廠裡幹了十七、八年了。十三歲上，他便離開他的老家——井陘，到石家莊來，那時他哥哥在紗廠裡作工，最初介紹他給布廠主任看孩子，第二年開始在「細紗保全」當學徒；

「火！火！」一片叫聲。敵人放火了，火光從門裡來，窗裡來，煙霧悶得人透不過氣。

「怎麼辦！天哪！」高振文的老婆哭喊著。她望着將死的丈夫，有什麼辦法把他救出去？

火、煙，使人睡不著，在這等臨死亡的片刻，她才衝出了火堆。

她帶着笨重的身子，無處可逃。僥倖在齊魯大學牆根下，找到了一個辛先生那裡才安了身。

後來紗廠開罷工，他哥哥被開除，祇剩他在廠子裡幹。

七七事變以後，管理員和他鬧彆扭，他才離開了紗廠，到汽水工廠幹了一個時期，他覺得學不到什麼手藝，便幹的沒有勁頭兒了，聽說石門要開人造冰廠，他便「托人轉人」到了那裡，一直幹到日本投降。國民黨劫收了石家莊，有人知道他會這門手藝，又把他找回到紗廠裡來。

二

無論是日本統治時期也好，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好，沒有人看得起技術工人的，在紗廠裡張貴昌是最沒人看得起，最抬不起頭的一個。因為他家裡七、八口人專靠他掙錢吃飯，不像旁人拿錢來給上司送禮，也不會巴結上司；因此張貴昌幹着機匠的活，却頂着加油工的名字，領着加油工的工資。

那些管理人員們看不起這個熟練的老工人，他們寧肯從西安另找一批無能的人來，也不讓這一些老工人幹重要的活。當時到天津搬運新機器，幾個機匠、助手都去了，卻沒有叫張貴昌他們去，並且把七七事變前在這裡幹過的一個叫范隆興的找了來當保全管理員。

過了幾天，四部細紗機運回來了，完全是新式的，他們打開箱子，把零件排列開來，準備安裝，誰也沒讓這一批老工人看一看，可把他們氣壞了！

那天，正趕上張貴昌上夜班，他加完了油，瞧着沒有人，便偷偷的走到新機器近前，心裡愛的慌，看了又看，看透了，知道了怎樣安裝，便又悄悄的走開。

第二天四部新車裝起來了，開始試車，什麼都好，就是接不上頭，紡不出線，大家莫明其妙。張貴昌聽說也很納悶，也不便去看，等到長日班下了工，廠子裡沒有人，他便一個人跑過去，把機車看了又看，試了又試，結果他發現皮套厚，小別棍也很彆扭，馬上拿起剗刀把小別棍剗了剗，

剝薄了三十二分之一再安裝上，車便好些；但還不能完全紡出線，線頭斷的還多。他又開始檢查，又發現集合器裝的不規矩，他左對右對，對到相當的距離，小心的放下。他一連放好兩個毛棍十六個錠子，把車放開，皮棍、錠子靈活的飛旋，白的細線也伸展開來，再不斷頭了。張貴昌高興的跳起來，當天夜裡整整齊齊的紡了兩羅紗——每個錠子紡了兩個穗子。

轉運管理員吳厚澤發現了問他怎樣把車弄好的，還對他說：

「張貴昌，你賣點力氣吧！以後廠方對你錯不了！」

第二天，天還不亮，科長副理進了辦公室，吳厚澤拿了紡好的穗子讓他們看，科長馬上把范隆興叫了來，范隆興說：

「不是機器的過，是皮棍房沒把皮套修理好。」

副理把皮棍房的趙愛連叫來，問他：

「你們爲什弄不好皮套？」

皮棍房慌了，立刻看皮套，看了好久，沒有找出毛病，又把情形報告給副理，副理又把范隆興找來，兩個人吵起來。

趙愛連聽說張貴昌修理好機器的事，就跑去找他：

「機器開不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張貴昌對趙說了實話，還把修理的樣子讓趙看，趙高興的說：

「我拿着鉋去！」

說罷，鉋便到機械房鉋開小別棍，十個、二十個……鉋開，鉋好拿給張貴昌看，張貴昌便親自去安裝，一連裝起八個毛棍，便開始安錠子，安好一個錠子，一個錠子便暢快的紡起線來，他們都笑

了；范隆興却低了頭，再不敢見機器的面。

第二天，辦公室調長日班的老工人裝機器，張貴昌說：

「要讓我裝，就得按我的法子裝！」

范隆興還不服氣，頑固的說：

「外國人造的機器，絕對規矩，絕不能動，張貴昌他比外國人還能？」

經過一番爭論，才決定把運來的小別棍統統收起來裝進箱子裡，命令機械房都做新別棍，張貴昌親自動手把機件一件一件的安裝好，四部車便嘩嘩開起來了。

車開了，張貴昌對保全科的工友們說明這個道理。

接着又從天津運到四部車，這次運來的小別棍和上次來的完全不一樣，有人對了對，正和新鉤的一樣，一分也不差，范隆興再沒話說了。

十二部新車還沒裝完，張貴昌連累帶氣病倒了，在家裡躺了半個月，沒有一個人答理他，連半張餅也沒有人給他送，並且還扣了他半月的工資。他的病沒有好，家裡又沒有吃的，沒有法子，張貴昌只好帶病上了班。

一上班，便遇到四部新來的機器，范隆興對他說：

「給你四個工，把這四部車的零件，今天完全排列好，明天開始裝車！」

張貴昌看了看：四部車，約有三十多噸，四個工人全是剛來的學習工，什麼也不懂，幹起活來，還得一件一件的點給他們……張貴昌咬了咬牙，便幹下去，他們從早晨一直幹到下班，四部車的零件大大小小，整整齊齊的完全排列好。范隆興背着他對旁人說：

「這傢伙真能幹！」

張貴昌想：「這回可能給我們加幾個工錢了！」
過了幾天，范隆興對他們說：「你們三個——張貴昌、史紹林、梁繼周昇了機匠了。我提拔的你們！」

可是始終沒有給他們長工錢。過了不久，不知爲什麼，又把他們機匠的名義給摘掉，從此張貴昌再也幹不起勁，什麼也不研究，什麼也不管，每天祇把分配的活兒幹完，交待了，就不幹了。當時他雖然發現集合器被羅拉皮棍磨損着，但管理員不說（其實管理員不知道）他也不管，讓它毀壞，等到解放前所有車上的三集合器，完全壞光，不能再用了。

解放後不幾天，新廠長派人把一些老工人找了來，商量開工的事，張貴昌心裡有點怕。

廠長說：「咱們商量商量吧！工廠是大家的，還得大家來辦。」他聽了覺得怪新鮮，心也安定了些。可是敵人的飛機晝夜不斷的來轟炸，有些貨棧機器給炸燬了，爲了搶救大家的「飯碗」，大家商量着把機器暫時搬出去防空。廠長就派張貴昌他們去找地方，當他們把地方找妥，便連夜往外搬運。有人說：「機器搬走不回來了，怎麼辦？」

張貴昌心裡早亮堂：「搬機器是大家商量的，地方也是我們自己找的，還怕什麼呢？即便不回來，我這窮小子，便跟着機器走！」

從此，他黑夜白天連着拆機器、搬機器，一天押二十多輛車，每天在鄉村裡派點飯，吃點山藥、餅子，一點湯水也沒有，心裡又有事，一點也不想吃，連明澈夜的幹了幾天，才把機器運完。

歇了兩天市面平穩了，廠裡來信又要回去裝車，回來廠長向大家說：

「祇要大家好生幹，絕對虧不了工人。」
張貴昌認清了這條道。

當時正是十冬臘月，天氣特別冷，房子被敵機炸燬，窗子一塊玻璃也沒有，屋子裡四面透風，他咬着牙幹下去。

廠裡計劃着二月一日全廠要開到X千錠子，張貴昌心裡使着勁，非要超過這個數目不可，到了日期，果然超過了。

開工後張貴昌累病了，胸前長了一個大疔疽，不能幹下去，就去請假，廠長說：

「歇着吧！歇着也照發工資！」

從此，張貴昌便歇起來，一連吃了六十多付中藥，打了好些針，都是廠方給付的錢；可是病沒有治好，躺倒了。廠長說：

「你到石家莊隨便找那家私人醫院，化了錢廠裡負責！」

可是那家醫院也沒有給他治好，病已經三個多月。很嚴重，廠長親自寫了一封介紹信，把他送到白求恩附屬醫院去，在那裡治了半個月，他的病就顯輕了，大夫高興的說：「你的病死不了了！」每天給他打一針，一個多月。疔疽便好了一半。張貴昌心裡很高興，在醫院休養着，每天三頓細糧，又有肉吃，他漸漸胖起來。

在醫院裡，廠長還派人看他，給他送了兩包餅乾，幾十個雞蛋，他感動的說不出話來。就在醫院裡給廠長寫了一封信：

「…………我的瘡快好了，我回去要把我的精神與能力全拿出來做事。」

等到解放軍打下了榆次，他便要求出院，醫生說：

「你的病，還得住一個月，才會完全好！」

張貴昌再也等不住，非要求出來，最後醫院給他開了一張轉院證，囑咐他出來後還得時常打針。

他回到廠裡，大家都跑來看他，廠長說：「你才好了，歇歇吧。」馬上介紹他到醫務所去打針，工會王秘書給了他五十萬塊錢，並且說：「你要長期打算可別累着了。」

其他的同志都勸他多休息幾天，張貴昌那裡肯聽，就上了班。一開始疙疸痼痼，隨便試着幹，幹了幾天，便把衣裳一脫澄澄實實的幹起來；幹一天，身上很累，累他也幹；幹一天，身上有點疼，疼他也幹！他心裡想着過去病了沒人管，現在廠長、工會這樣照顧，「累壞了，也有人給我看；累死了也是應該的！」

後來，他漸漸的聽同志們講才明白廠長待他好，其他同志待他好，都是因為共產黨領導的；從此，共產黨在他心裡生了根永遠忘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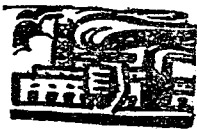
當紗廠總支公開的時候，他首先要求入黨，並且在黑板报上寫了這麼一篇稿。

「我過去對共產黨沒有認識，解放後復工，廠裡宣佈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我相信這不是謠話，就老老实實的努力，日子久了，看到廠方確實為工人辦好事。」

「我在今年害的瘡很厲害，如果從前，我的瘡是治不好的，共產黨領導的工廠幫助我把瘡給治好，我認識了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為工人辦好事的！」

「今天，我要求入黨，一定也站在黨的立場上為工人同志辦好事；並且我看到許多幹部，穿的是粗布、吃的是小米，他們為了誰？還不是為了老百姓嗎？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我今後一定要學習！」

總支批准了他入黨，他更活潑了，頭抬起來，兩隻矍鑠的眼睛在他的黑的臉上放着光，——一條光明的大道，在他的面前開展着。



英勇鬥爭中的上海工人

★上海工人代表歐陽祖潤在勞大報告★

上海的工人兩年多來向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並且在鬥爭中更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擴大了自己的隊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力量。他們的可歌可泣的鬥爭事蹟，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由上海工人代表歐陽祖潤作了詳盡而生動的報告，引起了解放區工人代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人兄弟的極大關懷與崇敬。茲將這一報告內容摘誌如下：

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來，上海職工的反蔣反華鬥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八一五」後的護廠復工運動到一九四六年六

月二十三日反內戰要和平的鬥爭高潮。

從日寇投降頭一天起，上海職工便開展了護廠、肅奸鬥爭。以滬東滬西兩工業區的機器工人、紗廠工人為首，發動了對漢奸、走狗的鬥爭。鬥爭繼續了三四個月，工人得到了救濟金、解散費、勝利

金及米布油等物資，並組織了武裝糾察隊，奪取日軍的槍支，日夜看守工廠倉庫，保存了大宗原料，保護了紗廠（上海的紗錠有二百多萬，佔全國半數）、機器廠、造船廠等。滬東區工人並組織了十八個大廠的聯合糾察隊指揮部，在重要路口孔道檢查巡邏，防止了敵僞的偷運。當時上海工人是準備迎接解放上海的新四軍的。但爲了爭取和平民主，新四軍沒有進佔上海，忍痛向蘇北撤退。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却從天上飛來，從地下鑽出來把工廠倉庫「劫收」了。上海工人把自己保護下來的工廠交給他們，只提出一個要求——「立刻開工」。但是「劫收」大員將工廠倉庫搶到手，白天在前門貼封條，夜晚便從後門把物資機器用卡車偷運走，有的甚至放一把火消滅痕跡，如北四川路底日軍司令部軍用物資的變賣，如茂昌冷藏庫、黃浦倉庫的怪火，便是上海人民周知的劫收貪污大罪案。大的企業工廠則都被國民黨官僚資本所劫收，組織所謂中紡、中蠶、毛紡等公司，實行全面統制；剩下一些破爛不堪的舊廠，才折價賣給民族資本家。這些大員忙於劫收，不但不談開工，反污蔑要求開工的工人是「僞工人」，於是部分工人中對國民黨殘存的幻想，也都破滅了。工人們進一步組織起來，進行了勝利後第一次的示威遊行，高呼「貪官發財，工人遭殃」，「抗戰勝利，工廠關門」等口號。結果，工人勝利地爭取了在年底復工。

復工鬥爭雖然勝利了，但工人生活仍沒有保障。如米值比戰前漲了四十萬倍，而工資才增十萬倍。因而全滬各業各廠普遍展開了增加底薪、按生活指數計算工資，要求組織工會自由、年賞、福利等的罷工鬥爭。從勝利日始截至第二年四月止，先後有十一月全市公私營紗廠十餘萬工人的聯合大罷工，迫使資方接受了工人的十八個條件。首先，蔣匪國營企業中有江海關、四行職工、龍華飛機場的罷工，電訊職工的罷工，衛生局三千餘清道夫的掃帚遊行，蔣夫的糞車遊行，以及市府全體公務員的總辭職。其次則有法商水電工人、英商水電工人及煤氣工人、美商電力工人等的罷工，繼之捲入的有機器、印

刷、毛紡、六大百貨公司、五金等行業，連封建幫會統治較深的浴室業、理髮業、旅館業、皮鞋匠等也都參加了。這些罷工，或數小時，或數天，或數月，雖遭到鎮壓，但大都取得了勝利。這是日本投降以來空前的一次罷工潮。僅有中央印刷廠的罷工，被國民黨反動派用軍警封鎖鎮壓下去，開除並逮捕了一百餘職工。

除了生活鬥爭之外，上海職工又展開檢舉漢奸以及要求民主的運動。如新新公司職工檢舉會勾結日寇搜刮棉鐵物資並曾任偽商統會理事的該公司經理李澤，康元製紗廠職工檢舉該廠經理偽諮詢委員項康元等，暴露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庇護漢奸的賣國罪行。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海紗廠女工爲反對國民黨十年前圈定的『國大代表』而舉行了一次民意測驗，選舉自己的女國大代表，準備參加政協路線下的國大。此次參加大會的上海代表團湯桂芬同志，光榮當選。五一節，上海工人舉行了包括二百多單位近十萬人的遊行慶祝大會，並先後舉行了紀念『四八』烈士和昆明『一二·一』民主烈士于丹的追悼大會。

從不斷的鬥爭中，上海職工自己組織起了強大的隊伍，建立了代表工人利益領導工人鬥爭的民主工會，鍛鍊出許多優秀的職工領袖。都深得廣大工人的擁護。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上海工人階級和學生與民主人士，民族資本家，組織了反內戰要和平的統一戰線。六月二十三日，全市各業將近十萬工人參加了反內戰的示威遊行，集合在北站歡送請願代表團赴南京，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實行政協決議。國民黨軍、警、憲、特雖武裝出動，準備破壞，終歸於群眾浩大的聲勢，未敢動手。而鐵路工人更英勇地拒絕站長不許開車的命令，自動將火車開出北站，駛往南京。

在第一階段的鬥爭中，上海的職工組織了自己的隊伍，得到了生活的改善，表現了工人力量。提

高了鬥爭信心，認清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和美帝國主義的面目，開始從以經濟爲主的鬥爭走上明確的反蔣反美鬥爭的道路。

第二階段：從「六二三」大遊行到一九四七年九月的市政企

業工人大罷工。

工人在這一期間的鬥爭，更加具有明確和堅決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政治鬥爭的性質。在鬥爭中大大教育了上海的職工和人民，進一步鍛鍊了職工隊伍，更豐富了鬥爭經驗。而在軍事上節節失敗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對職工運動也從秘密破壞變爲公開的逮捕和屠殺。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二百多家絲廠工人掀起了兩個月的罷工。這是抗戰勝利後最長的一次罷工。結果獲得勝利，工人爭得了依生活指數計算工資。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三區的百貨業公會，以永安、新新等六大公司爲首，爲反對美貨傾銷，爲挽救民族工商業危機，發起了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二月九日召開擴大會議，到會職工代表及廠商代表四百餘人；會上並有郭沫若、鄧初民、馬寅初等民主人士演講。國民黨當局竟派五百餘打手衝進會場，逢人便打，見物就毀；二十餘名百貨業職工受重傷，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當天下午因傷重逝世。第二天，百貨公會便展開了向反動統治者的反擊，成立梁仁達治喪委員會，上海社會人士及各界職工也紛紛組織梁仁達烈士慘案後援會。國民黨反動派見職工聲勢壯大，一面手忙腳亂的想以一萬萬元收買梁仁達家屬，遭到了嚴正的拒絕，一面不得不答應懲辦兇手。

這時，國民黨反動集團實行了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把生活指數凍結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水平，職工生活因而毫無保障，愈趨惡化。五月一日，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社會部長谷正綱、上海國民黨主委方治等，借用這個偉大的節日，強迫工人參加紀念會，規定了反共口號，企圖組織一個反共示威遊行。但工人們即在這次大會上喊出了「解凍生活指數」「反對凍結生活指數」的口號。這些口號，喊出了上海廣大勞動群眾的最迫切要求。於是先後爆發了機器、絲織工人，美電、法電、棉紡等工人的抗議凍結生活指數的示威遊行。當法電工友在上海國民黨社會局請願時，恰巧和全市中學生反對科舉式的「會考」的請願行列相遇。兩個隊伍就匯合在一起，互相喊出對方口號。結果雙方都爭取得了勝利。

此後，上海職工鬥爭即轉入帝國主義經營的企業和國民黨市政府的企業，連續進行了要求職業保障、反對逮捕、保障人權等鬥爭。九月，國民黨反動集團企圖在上海工廠抽丁，並向工人抽「工資所得稅」，當激起了六大市政企業的反抗鬥爭，取得廣大市民的同情和擁護，獲得了勝利。

九月二十二日，電力職工全體二千餘人，為抗議國民黨特務逮捕「電工月報」的六位編輯，齊集社會局請願。國民黨特務頭子鄭介民、吳國楨、宣鐵吾等乃佈置了對上海工人的大規模迫害。是晚，即大肆逮捕電力工會代表和積極份子。二十五日，國民黨社會局又明令解散電力工會，並公佈通緝工會領袖名單。接着，查封了三區百貨業工會，捕去數十人。但工人們的反抗鬥爭也更加堅決英勇。二十七日法電工人為反抗交出工會積極份子名單，舉行罷工，堅持了一個星期。國民黨軍警和工賊進工廠，企圖破壞罷工，遭到了工人糾察隊及工人的堅決的抗拒。當時工人被捕去九十六人，但罷工仍堅持着。國民黨社會局於是又下令解散法電工會。這時，全上海均在國民黨軍、警、憲、特的恐怖籠罩下。但工人的英勇鬥爭，仍此伏彼起。十月六日，上海民主工會二百餘領袖即聯名發表了反對國民黨

反動集團迫害的抗議書，同時，許多被通緝的工會領袖不得不暫時與工人們分別。當這些被迫出走的工會領袖與工友們話別時，工友們都激昂的說：「你們去吧！人民解放軍到來的時候，我們又可以見面的！」

第三階段：不屈不撓對抗敵人的公開逮捕和屠殺。

繼九月大罷工後，不管國民黨統治者怎樣公開恐怖鎮壓，十月又爆發了大陸鐵廠罷工，勝利的打擊了資方與官僚資本勾結，將機器向廣東轉移的陰謀（反動統治者企圖在華南建立他們最後的基地）。上海偽總工會爲了建造會所，要工人捐款。特務頭子陸京士事先曾大宴工會代表，想從中籠絡收買。十一月十二日，偽總工會召集各工會代表開會，但大家依然否決了捐款的提議。代表們齊說：「我們代表工人利益，不能出資工人，不然就要挨打。」說後一哄而散。陸京士哭笑不得，暴跳如雷，下令各廠資方扣除工人工資作爲偽總工會建立費。有些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廠方執行了他的命令，但工人馬上罷工抗議，資方只得照數補發。直到現在，偽總工會還只得住在原來那所破廟裡。

今年一月，又發生了萬餘婦女職工反對國民黨社會局封閉舞廳，威脅勒索巨款的鬥爭。

此後不久，就發生了申新九廠工人英勇卓絕的抵抗軍警屠殺的鬥爭。申新九廠是上海最大的紗廠，有職工七千五百餘，其中五分之四都是女工。一月二十八日（陰曆年夜），該廠職工爲了反抗資方剝削配給米、扣所得稅，反抗廠方無理壓迫工人，舉行了罷工。七千餘工人組織得很嚴密，有糾察隊維持秩序，有歌詠、話劇隊等進行教育和文娛活動。二日上午，五千餘名軍警特務和警備司令部的武裝部隊、坦克車、機關槍、美式卡賓、催淚彈以及馬隊，就把工廠四面包圍，特務頭子陸京士、宣鐵吾等在鐵甲車上向罷工羣衆說：「你們別受共產黨利用，快回家過年。」工人一致的回答是：「我

們要生活，不管什麼黨，誰爲工人謀福利，我們就擁護誰！」這些特務頭子見威脅和欺騙都不能動搖工人的決心。至晚五時半，宣鐵誓下令吹衝鋒號，指揮軍警向工人進攻。一輛輛裝甲車先衝開了工廠大門，機槍向徒手工人齊掃，並施放了催淚彈。工人們的血都沸騰起來了。有一個工友立即跳上工廠的大卡車，開足馬力向裝甲車衝去，終於把裝甲車衝出廠外。一時數千工人也都用鐵棍、石頭和機器零件，拚命向軍警投擲；在屋頂上的女工們，用水龍向下衝，用一切拿得動的東西向下擲。工人一批批的倒下去，一批批地又衝上來。但工人的血肉當然抵不住機槍坦克和催淚彈，終於被軍警衝進了工廠。殘酷的屠殺進行了二小時，死傷工友一百餘人，被捕的二百多人，被開除的工人一千餘。現尙有三十八人被囚在牢裡，一位女工糾察隊長被捕後，受着嚴刑拷打，要她供出罷工領袖和糾察隊名單，但她始終一字不吐；野獸們把她的指甲都拔了出來，但她只叫喊着：「工友們要記住這場慘案！」

事後國民黨反動集團封鎖新聞，說只死傷三人。但他們封不住七千工人的嘴，這空前的慘案馬上傳遍了上海，傳遍了全國，並震動了世界的職工！

上海各業工人以及學生，痛憤地組織了募捐支援，並規定於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二十二分，全上海工友、學生佩帶二寸二分寬的黑紗，紀念「一二·一二」慘案。同時組織了『申九事件後援會』，準備爲死難烈士開追悼會。國民黨反動集團一面嚴禁人民戴黑紗；一面更陰謀破壞追悼會，在追悼會召開的前夜，逮捕了各業工人領袖二百餘人。逮捕的恐怖行動繼續一星期之久。

不管國民黨反動集團怎樣屠殺和鎮壓，工人不但絲毫沒有畏懼退縮，相反地採取了各種各樣更巧妙的鬥爭方式。今年四月，京滬鐵路工人進行了『壓工』鬥爭。工人齊臥鐵軌上一言不發，國民黨當局派人來干涉，沒有一個人哼聲。他們就利用這種巧妙的方式，保護了工人領袖，取得了增加工資的

勝利。

上海職工，在重重壓迫下面，始終沒有屈服，始終沒有消極失望，相反的，他們的隊伍是更強大、更有力量了。他們已經付出了代價，並且深信先烈的血並沒有白流，他們都知道人民解放軍前去解放他們的日子已不遠了。

（新華社）

你說我向誰

吳羣。

——記石家莊鐵路工人邢文才的板話

「你說我向誰？這都是實話。」

鐵路老工人邢文才邊說邊看着我，他手搖動着，煙鍋裡的煙末都撒出來了。

這是我與他在橋東鐵路工會的一間房裡閒談的時候，爐子燒的暖和，工人們越來越多把我們圍成個小圈，邢文才越說越高興了，他山「二七」罷工說到「事變」，一直說到今天，他直爽真切的談吐，充分的表達了工人解放在自由呼吸中的欣喜。

他講：「我打民國九年在正太上工，到今個四十九歲了，廿多年見過的事面可不少。日本來我就沒給他上工，我看他就成不了事，那會兒我就和他編了個歌，給大家唸。」

「緊七慢八，他好不了。
來時喜歡他走時惱，
他死的多活的少。
中國人多日本人少，

修路他是爲的地……。」

順嘴背完，他還講解：「不錯吧，七八是講他頂多能得這些年。」大夥聽的出了神。邢文才說：「我這人是事事留意，眼明心靈嘴快，好編個順嘴歌」。接着他講日本一投降，天上來的接收大員就把石門圍牆了，他們是：

「佔倉庫。收漢奸；
搜下黃金他不獻，
光獻麻繩布襖片。」

一打內戰，三軍把大家害的更苦，官家徵要大批糧食全入庫，工人貧民沒吃一點不給還都得去給挖戰溝，想起這段又吟道：

「叫你去，不敢慢，

叫挖溝，就得幹，
不管你吃飯不吃飯。」

但這幫蔣匪胡亂折騰，在解放軍面前一比太稀鬆，邢文才又吟起來：

「地挑溝，修砲台，
防備八路怕他來，
兩道戰線還不算，
又修一道汽車線。
飛機大砲坦克車，
一提八路打哆嗦。
人家腰拔四疙瘩。
一說打仗往前幹。」

開頭，工人們還和他要笑：「你肚子裡東西真不少哇！」但越聽越覺得他說的句句實在，工

蔣佔區的人工好榜樣

鄭州解放時，平漢、隴海兩鐵路鄭州站四千餘工人不顧國民黨軍的威脅，自動組織起來保護車站、火車、機器及一切交通器材，並熱烈歡迎解放軍的到達。此一舉動，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給所有現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工友們樹立了一個光榮的榜樣。上月二十二日鄭州國民黨軍狼狽逃竄時，曾威脅工人破壞火車、器材、但兩路員工沒有一個人這樣做。在「保護我們的飯碗——火車」的口號下，平漢路工人首先組織起來。敵人剛一走，他們便馬上將車站上的一切火車、器材看管起來，並組織了

人都都訴起苦來：「修汽車路在四月，百姓的麥子再差十天就能割了，也都讓三軍齊給毀了！」毀了你還不敢喘聲，人家一眼眼說你盼八路呀！麥子值多少錢？真嚇死你……。」

那文才裝上一袋煙，點上火就把話題又扯到八路軍解放以後，他講：「活捉羅歷戎打開石家莊，這可大大露臉呀！」說完還問：「你說對不對？」

我喜歡這心眼裡唱出的歌，於是我請求他給八路軍唸一段，他擺手說不行，「想着編不出，我說的完全是心眼裡出的，頭句出口，二句就緊跟着出來，唸完

再叫我重說也說不上。」不一會，他唸起來了：

「國軍佔的一條線，
八路佔的兩大片。

斷了線，

連了片，

萬里無雲天下變，

糧食賤了，

窮人變了……。」

當他發覺我在用心一字一句在本上記錄，他不唸下去了，站起來直擺手「沒有啦，沒有啦！」把煙鍋裝在口袋裡，就開門向工廠走去。

※

※

※

糾察隊。接着臨海路工人也組織起來，這兩支工人隊伍，使鄭州車站上的一切器材未遭絲毫破壞。解放軍進入車站時，四千餘工人歡騰萬分，紛紛出來歡迎，高喊着：「擁護解放軍 共產黨！」「火車是人民的！」「咱們要好好的保護財富！」等口號。工人們馬上開始工作，照常上班、洗車、修車、燒火、每夜並有五六十號值班工人和解放軍一起在車站上往返巡邏、看守器材，以防少數不法之徒的破壞。他們熱情地向解放軍說：「知道你們來了，大家把機器都保護得好好的，車頭上連火都沒有熄，就等着給咱們軍隊開車哩！解放軍什麼時候需要，一聲命令，我們馬上就開車。」（新華社）

工人趙占魁

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趙占魁的勞動態度和寶貴品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面光榮旗幟。他今年五十二歲，山西定襄縣人。小的時候家裡挺窮，父親漂泊在國外，母親給人洗衣做飯。他有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從十歲起，他就和兩個哥哥給人家當傭工。雖然全家勞動，但仍過着困苦的生活。他十七歲上，父親與二哥去世。在這種悲慘情況下，他離開了家，給一個鐵匠當了學徒，漂泊在天鎮、陽高一帶。學了兩年就到太原當泥水匠，後來又到銅元廠、翻砂廠做工，最後才到同蒲路介休車站修理廠打鐵。他過去二十多年的日子，都是生活在熔鐵和化銅爐旁，過着被奴役的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初，日寇佔領同蒲路的時候，他和鐵路工人們流亡到西安。這時他聽說延安是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是工人的家，於是他就投入那時八路軍在關中雲陽縣安吳堡辦的青訓班，從那裡又到了延安。在延安的時候，他遇到一件一輩子也夢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到抗大和工人學校學習。這樣使他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和共產黨和革命是血肉相連分不開的。在工人學校學習期間，因為他虛心學習和老實忠誠的工作，當年十二月，他便成了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了。

陝甘寧邊區政府，在民國二十八年成立了農具工廠，他就被調去當翻砂工人，他很痛快的接受了這個任務。當時他就認識到：革命工廠是革命的財產，也就是工人級階自己的財產，應當盡力愛護和發展它。他在農具工廠期間，一直是担任熔爐看火的工作，這是一種最辛苦的工作；在二千度高熱的熔爐面

前，就是在夏天，身上還要穿着棉衣，披着皮裙，終日流汗不止，但他一天工作到十二點鐘。這一件辛苦而又不出名的工作，一般人都不願幹。可是他從來沒有表示過不安心。他這樣積極負責的工作態度，得到全廠上下一致的稱讚，推動了全廠工人生產的積極性。工人們給他的評語是『老趙是從火裡煉出來的。』在每一次全廠競賽裡，老趙都得了甲等勞動英雄的獎章。民國三十一年，他又被四個工廠的工友推選為陝甘寧邊區第二屆的候補參議員。

趙占魁的優良品質的又一個特點，是愛護學徒，關心同志。他是一個有很好技術的老工匠，但他却沒有一般老工匠對待學徒的壞習氣。他從來對技術不保守，並把技術盡量傳授給學徒的。他只有一個心：『多教會一個徒弟，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在他的很耐心的教養下頭，好多學徒很快的就成為熟練工人。

陝甘寧邊區，在民國三十年到三十一年最困難的年份裡，工廠的生活十分困難，曾影響一小部份工人的生產情緒。而該廠的合作社和伙食工作也最難辦理。當時趙占魁就被全廠工人選舉担任了這一艱鉅任務，因為他有着任怨的精神，他把這一工作辦得最好最完善。在他管理合作社的時候，天天下工，便坐在合作社裡去照顧買賣，一直到大家都吃完了飯，他才關門去吃飯。一年多的時間沒有錯過一分錢。他又想盡各種辦法節省糧食，組織生產，改善了生活。他那種忠實負責為群眾點滴利益而着想的精神，感動了所有的工人，大家都生產積極起來了。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裡，他的脚面被極熱的銅水燙傷的時候，他還堅持工作，表現了戰鬥英雄般的『輕傷不下火線』的英勇頑強精神。經全廠工友的勸說，他才到醫院去休養。在醫院裡，他把各工友、學徒慰問他的一萬五千元，全部捐給了前方將士。到六七月份裡，國民黨反動派要進攻邊區，他脚傷還沒好，就請求出院工作。

趙占魁在農具工廠期間，所表現出來的堅決完成生產任務，愛護革命財產，照顧工廠生產，關心羣衆利益，團結全廠職工，遵守勞動紀律的精神，使該廠成爲解放區公營工廠中的模範；他始終積極負責，老老實實，埋頭苦幹，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工作作風，也正是解放區公營工廠工人所特有的新的勞動態度的榜樣。他這種寶貴作風是值得大家學習的。民國三十二年，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和邊區總工會直接領導下，首先在陝甘寧邊區開展了熱烈的趙占魁運動，邊區政府更獎勵他爲邊區特等工人勞動英雄。從此他就成爲全邊區工人階級的旗幟。

趙占魁同志，不光在平時有着很好的工作作風，在戰爭的環境裡，也表現了無產階級高貴的品質。當國民黨匪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全國範圍裡進行大規模內戰的時候，他接受了一個新任務：回到過去的工廠裡，組織一切勞動力量製造地雷。因工人特別缺乏，他首先和輕視婦女勞動的思想作了堅決的鬥爭，他動員和組織了工人家屬婦女參加工作，鼓勵她們和男人並肩完成製造地雷的生產任務，並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翻沙女工。當國民黨匪軍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底侵入延安以後，她們把所有的器材都搬走和埋起來，工人們組織了游擊隊和敵人鬥爭，趙占魁有好幾次要求參戰，但上級給他的任務是：帶領全廠家屬小孩、老弱病號轉移。他就在那種緊張困難的條件下，一路磨兒抱女，扶老攜幼，前後照顧，終於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這次趙占魁代表西北職工來到東北參加全國勞動大會，東北解放區黨政軍，特別是工人羣衆，以無比的敬愛歡迎他，想學習他的寶貴品質；他也衷心關懷鼓勵大家，爲了加速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死亡，要爲革命生產物質力量。他沿途參觀了東北解放區工業發展的情況，給了他極大的興奮和鼓舞，十年來，勞動英雄趙占魁成長的道路，正標誌着職工運動的道路。

勞動旗手甄榮典

——參加全國勞大的晉冀魯豫工人代表之一——

甄榮典同志榮獲『砲彈大王』這光榮稱號，這是在太行山敵後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六年後的今天，他又帶着晉冀魯豫工人旗手的榮譽，出席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

一九四〇年，發動日寇的百團大戰中，出現八路軍自造的擲彈筒，擊倒了日寇，開村寧次驚呼八路軍有了『規模宏大的現代化軍事工業』。其實，那就是『砲彈王』甄榮典開始其學徒生活的黃煙洞兵工廠的產品。在那裡，山澗流水是基本動力，敵佔區的鐵路軌是鋼的唯一來源，輪帶是自己用麻繩織成的。一天十小時的勞動，不間斷的重複着簡單的动作，每秒鐘雙手都得使上渾身力氣——旋車砲彈外圓是一種最苦重

而又學不到什麼技術的單純體力勞動。旁人說：『身體吃不消，沒進步。』甄榮典却說：『只要對前線有利，我就幹下去。』高度責任心使他堅持了五年。他在短短的兩年中，從一個普通的學徒變成激勵全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

一九四二年，太行反掃蕩戰爭到了殘酷的頂點，上級號召展開支援前線的新勞動者運動。甄榮典提意見說：『上級給訂計劃，工友們總覺那是上級的事，完不成可怪不了咱；要是自己訂的計劃，完不成總感到是自己的責任，怎的也得想出個辦法。』他訂的計劃，在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從每天每人幾十發砲彈提高到一百發、二百發……最後一般熟練工人高到三百多發，而

甄榮典創造了四百八十發的最高紀錄，每發平均只需七十五秒鐘，榮獲『砲彈大王』光榮稱號。全廠生產，因而超過一倍以上。

在戰爭中，甄榮典同志也總是走在頭裡。整整五年從沒離開過他的『六五』步槍，年關、春耕、麥收、秋收，每一次的毀滅性的清剿都以軍工部爲其主要目標，敵人經常以絕對優勢兵力，用『拉網』『梳篦』戰術打進人跡罕到的大山里。四〇年冬，一千多徒手工人連帶家屬老弱，轉移到華龍山時遭遇了敵人，甄榮典挺身而出，帶領二十三個工人自衛隊員、二十三支步槍，和搜山的敵人搏鬥，經過艱難的三天，終於以十多個自衛隊員的熱血掩護了全體工人，從兩股敵人之間的亂山梁上衝了出去。

反掃蕩結束後回到黃煙洞，苦心經營的工廠成了廢墟。少數工人悲觀起來：『這還有啥幹的！』甄榮典是共產黨員，他說：『革命就是這樣，解放區沒有敵人到不了的地方，可也沒一處地方讓敵人站住腳。敵人再兇也打出去了，燒掉

廠房算啥？蓋了再幹！』四十天的復工計劃在二十天中全部完成。此後每次反掃蕩，他們乾脆把修復工廠看做生產砲彈的必經過程之一。

甄榮典常說：『機器就是我們的兩隻手，沒了手咱就成了廢人了。』爲了不丟掉機器，他常在工作極度疲勞之後，走到工廠三五里外，選擇埋藏機器的好地方，並且細心牢記附近的目標，量好方向距離，如同車砲彈一樣精確。埋藏廠中最貴重的機器尤其困難，一出門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幾千斤鐵得用人抬幾里地，爲了保守秘密，八個人抬的機器四個人就架着走了，一個晚上扛他幾趟，完了還要埋藏自己的工具，超體力勞動使甄榮典受了內傷，每年冬天就鬧氣管炎。

四二年的五月大掃蕩，敵人出動的兵力，手拉手可以把太行區圍上一圈。敵人清剿隊每天圍着山脚搜到山頂，又從山頂撤網一樣搜到山脚，尋找機器的挖掘隊，『入土三尺』，把附近地皮掏的稀爛。爲了保全工人，廠長命令所有工人一律向遠處轉移，但甄榮典捨不得走開，和幾個自

衛隊員留在清剿園裡，經常只離敵人一里半里，每當挖掘隊走近埋藏機器的位置，他們就向敵人射擊，把清剿隊吸引上山，用生命和日寇提起『迷藏』來。

四五年，新成立『八二』砲彈廠，誰也沒有開着，就是不出貨，上級想到甄榮典，調他來，造『八二』大砲彈，在他還是初試，全廠罷工下，他上工第一天就做了四十五個。但他最關心的還是如何提高大家產量，每天下工後，就和工人閒談，問他們的困難，學徒產量不敢超過師父這是舊社會的惡習，他就打通他們思想說：『這話說含了，這是用力氣的活，比技術咱比不過師父，比力氣年輕人就該跑到頭裡。什麼時候只聽說狀元徒弟，那有說狀元師傅的。』一面他又到老師父跟前請教技術。論技術是帶徒弟的工匠了，但他常做挑水、掃地等雜活，連起初對他有成見的人都團結到他周圍了。半個月，甄榮典每天由四十五增到八十個，旁的工人也提高到五十個。大家選他當了工會主任。

十月，大反攻捷報頻傳，前線需要砲彈愈益迫切，甄榮典利用一切空閒時間，又想法改造工具，竟創造了每天（十小時）一百三十五個的驚人速度。但這數字還是差得遠，他便將工作時間延長，一連三個月沒鬆勁，甚至腳趾被砸碎兩隻後，包住傷口還是繼續工作。奮不顧身的勞動，就像開足馬力的火車頭，把全廠的產量帶起來，追上了前線的需要。而在邯鄲前線和上黨前線，全殲蔣介石進犯軍的第一次漂亮仗就在這時打響了。

勝利接着勝利，一批批機器運回後方，甄榮典在四七年春天調到新成立的機器廠。從未見過機器亂堆在一起，不少都是『瞎路膊缺腿』的。甄榮典說：『有了機器不會用還行！』一件件試着按裝，不懂的就請教有經驗的工人，欠缺的機件自己畫圖找人修配，每天經常工作十四小時以上，終於全部裝配好了，並且和機工所的大工匠們，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加工突擊，使機器二十四小時不息轉動。六年來一直做著簡單勞動的

砲彈王」，現在做起技術複雜的細工，一樣跑到頭裡。搬起了全廠英雄勞動，製造出一批製造軍火的機器來。和這同時，全廠的「獻砲運動」也勝利完成，他們用義務工和獻金獻物，給劉伯承有功部隊武裝一個連。解放軍全面進攻開始後，他們又不辭的用義務工造出全新的大砲，鼓舞着南下中原的劉鄧大軍。

×

×

×

從一九四二年當選特等勞動英雄起，甄榮典在晉冀魯豫三屆羣英大會中，始終站在前列，已成為公認的勞動旗手了。但在英雄的事業道路上，無端的打擊折磨就够他受的，但他毫不計較，還是耐心的接近別人、檢討自己，並且說：「要是沒有大家努力，我也當不了英雄，大家都是真正的英雄，我不過是大家培養出來的代表吧」

了。」他深深體會了「英雄事業，群衆作風」的名言，無論到那裡工作，總是向羣衆虛心認真學習，不斷提高自己，就在他出席哈爾濱全國工代的時候，一有空還注意學習新的技術。他說：「革命越鬧越大啦，沒見過的機器多着哩。不怕沒用過，就怕不學習。只要和羣衆扭成一股勁，啥事情都能辦好了！」

奮不顧身，永遠前進，這正是英雄的本色，而甄榮典，這個三十一歲的勞動旗手，說起話來又是那樣虛心、樸素、閃爍着信心。

甄榮典河北唐縣人，貧農的兒子，十七歲就在粵漢路做苦工，在社會飽經風霜，他有着高度的階級的覺悟。

（人民日報）

—記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

鄧立

六月廿一日午後，在哈爾濱一家西式旅館三層樓上，會見了全國著名的女工勞動英雄、模範的趙占魁運動者，陝甘寧邊區參議員、全國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代表、光榮的共產黨員：李鳳蓮同志。

當我和這個從晉綏到東北來的，跋涉萬里，聲名遠震的女英雄見面時，我是懷着無限崇敬的；因為在「中國新型女英雄」（註）那本書裡，早就熟知了她的光榮鬥爭歷史和她的優良品質與工作成績，所以談起話來，就彷彿認識已久的老同志，毫無拘束。

她穿着一身灰色土布短制服，和所有從陝北來的女幹部一樣，臉上描繪着明朗和愉快；她

身體健壯，兩眼閃爍着興奮的光芒。

她親切的用着靖邊的口音講着她這一次長途旅行：

「我一向住在山洞裡，這次，頭一次坐火車，頭一次住樓房！」她笑着，「一路上都是解放區，一路上有工人歡迎，一路上都有黨照顧和愛護，我心裡說不出怎樣歡喜，如果沒有毛主席這一盞明燈的話，我怎能來到這裡呢！」

她形容着自己一向是住在陝北的山溝裡，從小和母親姐姐們在家鄉——沙家溝，拾野菜、砍柴、抬水。在娘家過了十多年窮苦日子不算，又作了二三年挨打受氣的童養媳。

「你看，我這臉上的疤，就是婆母打的！」她歛住笑容，指着左額角上的創疤說：

「我十三歲到婆婆家，吃剩飯，喝洗鍋水，年紀雖小，抬水、推磨、做飯，什麼都要幹，自己受苦不敢說，婆婆還常罵：『死了去，死了再買好的。』那樣的日子，實在苦極了，多虧紅軍救了我的命，我又轉脫生了一次人，如果沒有共

產黨，毛主席，我早就連骨頭都沒有了！

她十四歲參加革命，今年二十八歲，從一九三五年陝北的土地改革到今天，她整整爲革命奮鬥了十四年，十四年呵，把一個軟弱的被舊社會折磨得要死的女孩子鍛鍊成一個堅強的，創造新社會的女戰士，這難道不是奇蹟麼？

十四年呵！在女工廠裡，在被服廠裡，在中央印刷廠裡，在托兒所裡，無論在那個工作崗位上，她總是這樣想：「組織分配什麼，就作什麼，反正都是革命工作。」事實也充分證明：她從一九三八年當上勞動英雄以後，所獲得的模範獎章、錦旗、和獎勵是記也記不過來的。

毛主席給他的旗幟上寫着八個大字：「努力生產，幫助別人。」和鄧發同志親筆寫的獎狀：「勞動英雄又是革命的賢妻良母。」她是永遠也忘記不了的。

「自己沒有什麼能力，黨對於自己培養教育太好了，自己就知道做，有多大力量便多大力量，當勞動英雄的時候就想：在婆家做的活比這

多的多呀，還要挨打受罵；現在却給我這樣大的光榮的獎勵，共產黨是太好了。」

她謙遜的笑着，她的智慧在她的勇敢和剛毅的眼光中擴大着：

一九四五年邊區參議會選參議員，女工代表就李鳳蓮同志一人。她第一次當上參議員，心裡說不出的高興，她說：「我那時候自己想，爲什麼現在對窮人這樣好呢？」那一年上山收割莊稼時，把手累流血了。然而她都不覺得累，從來沒有一點自滿和驕傲。

她原是文盲，現在可以讀群眾報和毛主席的文件；結婚後生了娃娃，都送給群眾撫養；這一次離開晉綏，把一個生了四十天的娃娃送給老百姓了，懷孕將產，大腹便便以及奶着孩子時，也總是不僅自己積極工作，還推動檢查旁人。她有這種優良的革命品質，所以在印刷廠當了勞動英雄；在被服廠是模範的趙占魁運動者；在托兒所是模範的保育工作者。

她非常謙虛，反而是誠懇的說：

「像我這樣的人，今天能大搖大擺的到了哈爾濱，這不是我，這都是黨的光榮。」

她忽然想起一九四三年邊區工代大會上，朱寶庭同志講過的話：「咱工人先苦後甜，現在咱工人修樓，將來咱可以住樓的。」朱老英雄雖然死了，然而他底話却成爲正確的預言。

「咱工人蓋的樓房，今天，咱們住上了！」她天真的笑着，屋子裡的人都跟着笑起來。

以後她繼續講她給同志們輸血的故事；組織合作社的故事；組織婦女互相競賽的故事；改造二流子的故事……她的故事太多了，講也講不完，一講起來就驅動人。

最後她說：

「這一次我走了一萬多里路，從關裡到關外都是解放區！這說明共產黨領導的好……共產

黨能把舊社會看不起的，窮鬼的女兒培養成爲勞動英雄。……像我這樣的婦女在舊社會有的自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拍賣，而我，何等幸福，我生在毛澤東的時代。」

她是一面旗幟，從晉綏飄揚到東北，光華，燦爛，招展在哈爾濱蔚藍的上空。

我很滿足於這次訪問，當走出旅館時，想起拜倫寫在「哈羅爾德的旅行」裡面的詩句，可以借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

「哦，你呵！神聖的降臨在哈爾濱，衆口傳說，英雄呵，共產黨培養你，傳述你，隨意行吟。」

（註）「中國新型女英雄」一書，係東北書店出版，內載女工勞動英雄李鳳蓮一文可參考。

模範女工場金英

劉佳

是突擊月

解放區

進行着解放戰爭

化學廠

十八歲姑娘

楊金英

五個月了

白天晚上

沒有歇過一次工

別人病了

她去替上工

一天做過十六點鐘

還幹的高高興興

甯叫人停馬不停

工作室

像下大霧

對面看不清

汽薰的

紅眼睛

酸味哈的腦袋疼

衣裳沾上小點點

就燒個窟窿

手上一塊肉

一塊肉

露的鮮紅

她沒有消極過

摺下飯碗

跑着去上工

她把一塊棉花

一點硝

都要撿乾淨

一塊煤渣

往爐子裡扔

日子往長看

工廠是家庭

咱們困難

處處要節省

她待人親熱

有義也有情

誰出來

都爲革命

要互相體貼

互相疼

對吧同志

前線戰士

能在砲火裡衝鋒

咱們後方

受點勞累

多做點工

算不了光榮

搶修隧道通風口的英雄們

徐昨非

穿過××××最高峰，長達三公里零七十米的××大山洞，在××運輸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咽喉要道。

這個洞口的壽命保險期間是四十年，現在已超過了保險的年限，洞內時常龜裂墜石，影響列車的通行。養路工友，非常愛護這條山洞，關心這條山洞的生命。

去年曾準備改築，補修通風口以防坍塌，但因工程浩大未能全部改修，僅由博工務段動員石瓦匠，以洋灰灌注墜石及龜裂處所，所以才保證了去年的冬運。

五月十五日午後四時五十五分，往北開的一五八一次單機，經過洞內通風口時：上面額下石塊，堆積在鐵道上約有五十立方米，阻止了列車的通行。

博工養路工友們聽說山洞發生了事故，都爭先恐後要去，結果選出十五名工友，開出救援列車，前往搶救。

上面的石塊稀里嘩拉的不斷往下掉，偶不小心便會被大石塊打上。在墜石的兩旁工作還倒不動，因為堆下來的石塊被洞內的滴水凝結得很堅固，非得在石堆上面用鎬刨才能頂事，所以搶修山洞，十五名工友，一直是在這種危險情形下，一面和石塊搏鬥一面工作。

養路工劉緒慶，李安鴻，張壽圖，李昭榮四名工友，不畏艱險拿起鎬頭挺身在石壁處工作，一面刨一面閃躲着通風口上面額下來的大石塊。李安鴻的路臂被打腫，李昭榮的腦袋被打破，但他倆仍是挺立在工作崗位上，在下面搬石塊的工友也有被打傷的。連夜苦幹的結果，僅使列車晚七小時，爲了

保證下次列車不再誤點，仍然繼續工作。

由山頂通風口上部距離地面，有十二丈五尺高，通風口有九丈深，上部周圍約六米，下部周圍三米。站在山頂通風口向下一看，黑洞洞冷氣森森的。在通風口內僅有鑲在通風口邊緣上尺餘寬的枕木上方可站人，偶一失腳，便會摔在十幾丈深的山洞內，由洞底下上去，又沒有那麼高的梯子，由上面還下不去。但是必須在通風口內，鋪上大量的元木，才能防止山石繼續下墜。

這時出現了劉秉信和葉本雲兩名獨胆英雄，用大繩子繫在腰間，上面用十數名工友扯住，這兩位英雄很機警的到通風口內，站在通風口邊緣的枕木上，先將周圍的石塊撬下，上面一根一根的將元木鑲下，然後開始鋪元木，四周的土塊，石塊被元木震動得不時的往下墜。工友們穿着的棉襖，也都被大雨淋透，這一切的困難並沒有影響了工作，劉秉信和葉本雲還和山洞下面搬石塊的工友挑戰，看誰幹得快。

馬慶武工友是這一個工作的領導者，他是一個公務員，平日工作即以職場為自己的家，每月在家僅能住十幾天，吃飯由小孩送。每天都忙著計劃工程，辦公，所以他的模範事蹟都被一般工友熟知了，這次事故發生時，他正在五十一公里外事故現場救援，當他接到山洞事故的通知，馬上返回，下車後就到材料倉庫計劃運搬補修通風口的材料，乘救援車急赴現場後首先提出搶救的方式，並鼓勵工友們一定要打開這條咽喉完成重大任務。別看馬工友兩宿沒睡覺，他反而更精神起來，由洞頂到洞內一公里多的路程，在大雨如注下，一會跑上一會跑下，謹慎的領導着工友們在這危險中進行搶救工作。

由於這十五名工友冒着危險，經過九小時，終於打開了西滿咽喉的隧道。他們撫摸着頭部和肩部的傷，瞧着九小時勞動換來的代價：『火車勝利的通過了。』

記電氣工人申鳳璽

——星 萍——

拔爲電氣組長。

『颶風下雨算個甚？』

去年六月中，該廠開始架設東線，他和組長張守瑜帶領着電氣工人，負責去執行這副任務。他雖然是一個有相當熟練技術的工人，但却沒一

早在去年冬天，某廠工人給我們機關架設電燈線時，我就認識了申鳳璽同志和他帶領的幾個電氣工人；他們那種不畏艱苦的工作精神，給予我深刻的印象。那時，他是才解放不久，剛由口泉煤礦來解放區一年多的工人。他的態度活潑而和藹，但對工作却有一種非常嚴肅、緊張的作風。因之他在工人中威信很高，曾連續在今年「五一」和「八一」的兩次評功運動中，被大家選爲功臣，並選爲支部委員和職工會委員。六月裡組織上將他提

點舊日的「師傅」架子，始終是以身作則的帶頭去工作，和大家一起抬桿子、埋桿子、拉線、架線，大小工作都是自己在前搶先幹。爲了突擊工作，每日是早出晚歸，在烈日下亦很少休息，常常這樣耗自己的午睡，星期日也在趕忙工作，有時月亮已升到半空，他和大家還爬在桿子上忙著工作，許多次的大風大雨，也沒阻礙了他們的工作。一次在某地架線時，他因一時不慎從一個繩上跌下，胸部跌傷，腿也跛了，他爬起來揉擦了一陣，又忍着痛繼續工作，同志們勸他休息，但他拒絕了。

他的刻苦精神是全廠工友所一致讚揚的。去年初冬，他又接受了給我們機關架線的任務，帶領着梁永楨、賈貴才、李義貞等同志在刺骨的寒風裡，終日爬在桿子上作活，爲動作便利，他們把棉衣脫掉，手脚凍得麻木了，停下揉擦揉擦，就又繼續幹。有次，天空飄着大雪，機關的同志勸他們休息一天，他說：「颶風下雨算個甚？比起前線上的槍林彈雨，可差得遠哩！」仍和他的夥

伴們堅持着工作。因之，他們把原計劃二十五日的任務，提前一禮拜完成。這樣高度的工作熱忱是從何而來的呢？他回答我的一句話，正確的解答了這個問題：「我是爲勞動人民自己在工作呀！」

『困難見了他就吓跑了！』

他還有一個最大特點是不怕困難，工人梁永積同志說：「他儘不得甚叫困難，困難見了他就吓得跑了。」例如在基礎架線時，曾有一次短下半里多路的桿頂橫木上的六吋螺絲，大家都着急的怕因此耽誤了任務，他就設法以鐵絲銜接來代替。今年他多在內部工作，常能在原料、設備等……困難條件的限制下，想盡了各種辦法，利用舊的機械和材料，改製或修配成各種實用的機器，前後曾製了X部發電機（電氣完全是自配）、X部變壓器和電燈子、電動機等，此外還設法做了一部份電燈等。而且由於他對工作認真細心，所以做出的成品很入手，還很少發生故障。

這些成就主要和他平時的愛護革命資財是有很大關係，他常說：「不要看小、存起是寶」，看到一塊極小的漆布、「絕緣」、或一段線頭，他也注意收集保存，而且還常指導、監督他領內同志這樣做。

此外，他對自己的學習也抓得很緊，經常在工作餘暇便埋頭在桌案上看書報，或是鑽研電氣學。他還參加辦黑板报，幫助文化低的同志讀報、識字。在擔任經濟委員時，常去伙房幫廚，指導改善伙食。

他是怎樣找到了光明的呢？

他的老家在河北景縣北新莊，父親也是電氣工人。他在十六歲那年，因為家庭貧困失了學，後隨父到大同，在口泉煤礦發電廠學電氣。那時，煤礦已被日寇侵略，他和其他工人一樣，處處遭受着日寇和廠長、工頭們的欺壓，會爲此不知流過多少酸辛淚水。日寇投降後，他和其他工人們高興的祝賀着，但當閻匪「接收」了口泉以

後，他們的高興消失了，因為閹匪帶來的苦難還像惡魔一樣在折磨着他們，強迫勞動一日，所得的只是不足充飢的少許高粱等雜糧。

就在這時——四六年的七、八月間，解放軍打走了閹匪，把他和全體工人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他翻身了，有了訴苦和鬥爭的機會，他認識了要求自己的徹底解放，只有堅決的起來鬥爭，於是便在邊區總工會某同志領導下，積極的起來

發動工人組織職工會、礦區工人鬥爭委員會，他被工人選為工會和鬥委會委員，由於他和其他委員們能耐心的組織教育工人，宣傳我黨的各项政策，使工人敢於積極的起來進行了反貪污鬥爭。同時，工會的組織亦在他們的積極宣傳和影響下，逐漸鞏固擴大起來。而他亦就在這時——經過了鬥爭的考驗後，在某同志的介紹下，光榮的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大連鐵路工廠的工友們

鐵路工廠共十六個部門，過去日本廠主在時，為趕造打中國人的砲車等，我們工友被敵人漢奸監視着三天三夜不停休的幹，吃的是橡子麵，還餓肚子，不幹吧便抓勞工，送動勞署，毒打或用電刑。到蘇軍解放了我們後，我們廠也來了一位廠長，於是工人才敢抬起頭來，首先便和那些日本狗腿子說了理，趕他們滾了蛋，才又選出了自己的公正的領袖賈主席。再和廠長談通本廠情況，便決定叫工人們自己根據每個人的手藝高低自己評成八級工資，還組織了青年技術學校，使過去給敵人掃地掏便所的小苦力（即工人子弟）二百多名，都得到念書學技術的機會，還給糧食和發給工資，連教材用品也是發給的。這時工人生活很好，自己子弟又進了學校。

那知不久，國民黨反動派爲了打內戰，封鎖了旅大，於是東北停止了通車，全廠二千五百名工友

便鑽了眼挨餓。廠長關心工人失業問題，就急着想辦法給工友們在各處包活幹，那時，反動派又專造謠言破壞，使工友們心裡不安。廠長怕這樣下去工友們生活更沒法解決，就幫助工會成立工人中午學習班，以便藉此可向工人講道理，揭露謠言。開始成立八個班，參加有四百五十人，後繼續擴展到十六個單位，到現在已有一千三百九十九名，經兩年多的學習，其中有三百六十七名文盲平均都能識一百二三十個字，還學會加減除法。從前念書一年到三年的五百八十二名工友，把以前忘掉的文化，現在能熟悉起來，又提高了很多，現在並能看報了。

機器廠白玉永說：『過大字不識一個，去年電影院鋪進了方便所，挨一頓臭罵，想不到發電解於後，使我在文化上翻了身，認了一百五十個字，還學會了算數。』

運搬場劉安說：『我父母都沒我念書，做夢想不到現在有這樣好機會。』

不識字的女工友邱玉格、杜玉環、戚桂枝、林玉花等，她們已會寫壁報啦！喬孫氏老大娘四十多歲，她在『五一』時見人都寫壁報，自己寫不好，忙找賬房親自幫助寫，也爲了要慶祝自己的節。廠長爲幫助解決生活困難，讓打鐵廠給作了大批農具，幫助工會給買種子，利用官有地二百多畝，於去年二月開始搞副業生產，還拾煙子等，秋收後糧菜和煙子共得五百萬元的巨大收穫。今年參加生產的多一倍以上，幹的更有勁，又開荒一百來畝，麥子、菜種滿地，工友們都說，今年吃餃子不用白麵啦。廠長又關心工人午飯可吃得好些與幫助減輕生活負擔，於去年六月二日便成立了工廠食堂，使工友們吃午飯便利又省錢，每份菜飯二十五元。

在去年四月廠長又花四萬多元，給買紙印書叫工人學技術，但又因全廠在一塊學，各工友要求不一致，再加上教理論，聯系不到實際，收效也不大。又在今年二月號召各單位分別成立十六個技術班，自己學本單位的實際工作，爲使技師教的更起勁，廠長還規定教一點鐘給教師一定錢，教的特別

有成績的，獎勵更大。參加學的四百八十一名工友，在技術上都提高了，兩年來在技術上翻了身，工友提拔爲正職廠長五名，副十名，正科長一名，副三名，技師三名，製圖員六名，檢查員十三名，上級技手九名，技術員二十三名，班長三十六名，組長八十四名。特別是今年一月到五月，工人升級的有六十二名，升班組長、技術檢查、職廠長等共四十一名，徒弟升級的有十名。在五月六日二期訓練班又開了學，人數擴大到四百名，教職員二十三名，薪水糧食每月由廠裡負擔，舊有十個實習廠的房子不够用，廠長又把學校附近的制動機工廠四十多台機器、工具等讓給學校實習用，爲了學校雅觀和衛生，又把十二個實習廠和十個文化課堂三個教職員室都刷修得齊整潔白。又拿出二十七萬元給學生買練習本、鉛筆，這些技術學習的花費，每一個月至少得五百萬，預定二年半以後畢業，最低限度得花一萬五千萬元，同時還幫助廠外工人的子弟辦學校，使不在職的工人子弟也能得到書念，去年有一百八十名，今年已到二百八十名。

爲減輕工人負擔，在本廠俱樂部還設立了理髮室，俱樂部裡每禮拜六和禮拜都演電影或工友自己編演的戲劇。

每月還給訂實話報一百份，分給各職廠。在廠長幫助下，工友的生活由困難轉到了安定，文化技術提高了。

工友自己管理着自己，因此工友們工作熱忱和鑽研精神從去年十月創模開始，步步提高，特別是今年的創模，工友們的認識更提高了。在工具、原料缺乏的環境下，工友們都盡力想辦法，自願把日本鬼子統治時偷家去的工具都獻出來了，計有四百五十五名工友連獻物二回，二十八名獻物三回，四名四回，最多的一名共獻出物件二千三百四十件，這回王銀岐、韓樹傳、管海江、丁新日等八名工友獻出物品畫圖定規製圖紙、電滾、探尺、砂輪、電鋸條、銀鐸、鉗分尺等十餘件，這都是現在買不到

的而又是非用它不可的東西。創造改進利用廢物者有十一名，又如工具廠李文增想法把一回沒幹過的崩床子，能幹啦！還教會兩個徒弟，過去平鑪用煤燒，用水見火發脆，百分之九十掉印，也被李廠長研究出了好辦法。鍋爐廠楊法明用腦筋創造十五噸站鍋火門胎，省焦子噸半，翻砂廠工友，在一塊研究廢活由百分之四十到現在減至百分之十，張文明也想出化鐵的辦法，每月省焦子十五噸，全廠平均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特別是對車廠四、五兩月計劃修機車六台，結果完成十二台，高惠臣班長在管子缺乏之中，利用廢管子用瓦斯結起作成機車四台。鍋爐廠、打鐵廠一月活至多二十天便完成，工友們在創模中利用中午業餘禮拜盡義務，共修大小花圖二十多個，各職廠房子機器設備也全刷新，把爺僞堆積髒灰廢物都完全清除了出去。廠長最近又以豆油三百十六公斤，於四月三日獎勵工作好的工友七十七名，四月底又買大批棉布獎勵了一千二百四十五名優秀幹部和工友，在五月底還評出一等模範十九名，二等模範五十九名，三等模範一一九名，特別是對車廠長曲作發爺倆都得了模範，他老婆樂的拍着腿說：「我算知足啦！共產黨提拔了咱老頭子當廠長，又成了父子狀元，得獎領布，四個小的孩子還在子弟學校念書，大洋房住着，隣居人胸前掛滿了胸章的瑪瑙路見了咱還行禮。」三年來的鐵路工廠真是完全不同了。



耀眼的金字

——工友徐修邦的學習

船渠工廠 文藝小組 王牧

「拍拍拍！」一陣響聲，二百多隻眼睛睜着黑板，睜着上面寫着的好幾個名字，在頭裡特別明顯的寫着「徐修邦」三個字，並且在這三個字的下面：寫滿了些「正」字。這是選學習中的積極份子大會。這時當選的老徐坐在後排的凳上，略微的低着頭，漲紅着臉，使人難以描寫出他這種竊喜的豪情來。

「行行選狀元，當選不簡單」。的確，要論起老徐的當選，真是小媳婦熬公婆，老長的工夫勁兒！老徐是一個將近三十歲的漢子，生着一副長圓的。淨臉，梳着墨黑的分髮，別看他在幹活的時候穿的一身油色衣裳，一下班你看他換上廠方分給的一套嶄新的青制服，再配上那天前定做的一雙白帆布力士式鞋，真可說是一個漂漂亮亮

的小夥子，可是最使老徐「窩囊」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已一個大字不識。

老徐一小家裡窮，沒有撈着唸書，連學校的大門朝那裡都弄不清。大概是因老徐的衣帽整齊，每逢他在馬路上走的時候，碰見撒風報啦，或是撒號外的啦，總是順手就給老徐來一張；可是老徐接到手裡，不敢看一看，立刻就塞進布袋裡，恐怕有人問他，什麼事兒，自己答不上來，做大夥子。因此老徐每想起自己已不識字，想起走在街上，或坐電車，看見什麼廣告等類的大單子，乾着兩個大眼着急，那種滋味真是打醋醋鏰子，酸溜溜的味氣。

廠裡組織廠學習班，老徐可真是像小豬鑽進黑豆園子裡，摸著啦！一股勁兒的學習着。每天

下班回家的時候，他總是將書、練習本和鉛筆等，很仔細的用包袱皮包起來，帶回家去溫習，老徐是個獨身漢，在他姐姐家裡「帶飯」（註：寄居的意思），老徐的姐姐已有兩個孩子啦，每逢老徐吃完飯打開書本要學習的時候，就叫他姐姐兩個孩子包圍啦，不是他女兒甥甥翻他的書，就是另外甥哭喊着硬要奪他的筆，老徐的性情又很暴，要不看是在自己姐姐的孩子，老徐不「乒乓」給他們兩巴掌才怪啦，但是他一想起自己寄居在人家家裡，滿肚子的氣也就化得一點也沒有啦。可是這兩個使人提頭的孩子自己也是真誠至透啦，所以老徐索性搬到姐姐的樓上一間屋裡，放下一張破桌子，拉上一個燈泡，裝飾成老徐最得意的學習室了！又恐兩個外甥跟着鬧上去，就將房門插上了門，一個人靜心的學習着，每天深夜十一二點的時候，老徐的燈，還沒有熄滅。

一天老徐挾着個茶飯盒，拿着他最親愛的書本走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看，一直看到了車站，踏進電車的門口，一下子跌痛了一位商人打

扭的腳背上，惹得這位先生睜了眼，老徐連連：「對不起，對不起。」說了好幾遍，這位老先生在嘴裡咕嚕出這麼一句：「他媽的，豬八戒挾着半刀火紙，混充唸書的人！」老徐聽得很清楚，真想和他爭吵兩句，但又想都是爲了學習，滿肚子的委屈，一口吐沫嚥了下去。

現場門口的黑板報，每隔一兩天就換一次，老徐總是站在黑板的跟前看，一邊唸裡咕嚕着，有不識的字，他會一種妙法，就是按照一句上下的意思往下溜，這樣就能將這一句的大意順溜下來，再將這個生字記住，去問別人。這樣要是叫他溜對啦，自然在他心裡偷着喜，要是不對自己又多識了一個字。照着別人所告訴的記在心裡，經他這樣的苦心用功，現在他已能看懂大連日報上的「工農園地」了。

在獎勵大會堂裡又響起了一陣掌聲，老徐拿着一個大紅地赤金字的厚本子，在表皮上，印着「徐修邦同志留念」，鮮明耀眼的金字，老徐習慣的低着頭，臉上溢露出無限的笑意。

工人階級和中共

偉大建設精神的一個証明

以河北省石家莊爲中心，西起山西陽泉，東迄山東德州的陽德鐵路已全線修復通車。陽德路的通車，是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設力量的證明之一。一年來，該路員工，沿線農民及黨政工作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無比的熱情及無窮的創造力，共修復鐵路四百五十四公里及較大橋樑一百一十七座。目前全路員工正在『修到太原去！』『修到濟南去！』的口號下，排除萬難，繼續向東西伸展。

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初期，解放區的廣大軍民，爲了切斷日寇和蔣匪的輸血管，爭取戰爭的勝利，曾忍痛把縱橫交叉，分割我華北解放區的平漢、正太、德石等鐵路澈底破壞，把枕木和鐵軌埋藏起來，將橋基陷在河裡，農民們在許多段路基上種了莊稼。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這種暫時的破壞是爲了戰勝敵人以進行長久的建設。當解放區軍民被迫進行這種必要的破壞的時候，反動派及其應聲虫們曾經污蔑共產黨『只知道破壞』，但是這種污蔑如今是澈底破產了。石家莊解放後，修復鐵路的任務立即擺到解放區的黨、政府與人民的面前。當人民政府提出『修鐵路』的號召時，人民立即轟動起來。他們掘出了當年埋藏的鐵軌，選擇最好的樹鋸成枕木，成千輛運送器材的大車從幾十里、幾百里外趕到修路中心。東廬壘頭村的農民在七天七夜內，從二丈多深的地下挖出三百多根鐵軌，送到鐵路上。藁城農民每天交送到該路材料組的鐵軌達三千多根。從衡水到德州，六萬農民參加修路基，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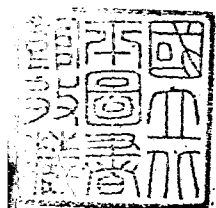
修好六十三公里，墊土三十餘萬方。七萬根鐵軌、七十萬根枕木，從廣大農民的手裡回到鐵路上來。

在修路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鐵路員工的高度的覺悟和驚人的努力。我們的物質條件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工人們懂得這是「修自己的鐵路」，努力克服一切困難。勞動競賽普遍展開。道木工人說：「路基修到那裡，枕木就鋪到那裡！」鐵軌工人說：「枕木鋪到那裡，鐵軌就鋪到那裡！」過去扛枕木，平均兩個工人扛一根，現在平均一人扛一根。一般工人每人每天平均扛道木三十到五十根，一次是七百米。勞動英雄潘春每天平均扛到六十根，最多扛過八十根，走路五十公里。第一工程隊的一百五十名釘道工人，在天氣炎熱、路基狹窄、運送不便的情況下，一天會釘道兩千一百米。一百二十名工人在趕修長七十七米、高十五米的下盤石鐵橋時，經四小時內架到一百〇八根十二米長的鋼軌樑，創造罕有的新紀錄。材料廠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競賽，如打鐵工人，過去每爐八小時打四分鐵棍，二百個到三百個，現在則提高到八百個。王連鎖爐竟創造了十小時打三分鐵棍，一千三百四十個的優異紀錄。全體職工團結一致和困難搏鬥，使一、二兩期的工程計劃提前十餘天完成。

在修築該路時，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會極端重視工人的安全與福利，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陽德路西段有許多險工，法國人修建時傷亡三十四人，日本人修建時傷亡十八人，國民黨修建時傷亡二十八人，而在人民政府領導的修建工作中，則沒有一個人傷亡。

修路過程中，陽德路路局打破了歷史成規，在「邊修邊運，開展營業」的正確方針下，做到了「以路養路，以路修路」。從二月五日起分段營業，迄七月七日全線通車，九個月來，以運費收入補助修路費用和員工薪資開支，從六月份起即達到自足自給。九月初該路召開段、站長聯席會議，又規定了「提高運量，便利客商」的正確方針，會後各種制度與工作均提高了一步。

（新華社）



AUG. 31 1949

華北軍政委員會

工人的故事

編者：張寒暄

出版：北方出版社
兼發行

印刷：北方印刷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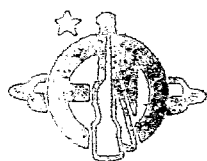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49.3.

1—10,000



57.8
12-09